

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:尹弘兵,谢晓来,“张楚”新解[J],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2,45(1):76-83.

“张楚”新解

尹弘兵 谢晓来

(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,湖北 武汉 430077)

摘要:秦末陈胜起义,“号为张楚”。学界对“张楚”的含义众说纷纭,有人认为是国号,有人认为是宣传之号。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有一器物“张楚之岁觚”,揭开了“张楚”的含义。“张楚之岁”是大事纪年法的产物,“张楚”为陈胜建国这一大事,是陈胜的宣传之语,而非国号、年号,陈胜所建国号实际上是“楚”。“张楚”的意义不仅仅是“复楚”,还是扩张“楚”以统一天下。马王堆帛书《五星占》中的“张楚”仅是对这一大事作标记,亦非年号、国号。

关键词:陈胜;张楚之岁;张楚;楚隐王;秦汉之际

分类号:K23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22)01-0076-08

秦二世元年(公元前209年)七月,戍卒屯长陈胜、吴广于四川郡蕲县大泽乡反秦,“自立为楚王,居陈,遣诸将徇地”^{[1](P337)},各地竞相响应其反秦。而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载“陈涉乃立为王,号为张楚”,学者常以此认为陈胜建国号“张楚”,将陈胜政权称为“张楚政权”。马王堆帛书《五星占》中出现有“·张楚”的记载,引发了学者对陈胜国号的讨论,主要有“张楚国”“楚国”和未建国号三种观点。因相关史料匮乏,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。

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兔子山遗址出土有两件重要文物,即九号井出土的《秦二世元年十月诏》与八号井出土的“张楚之岁觚”,将秦二世即位与陈胜起义这两大事件连接起来。《秦二世元年十月诏》载胡亥诏:“元年与黔首更始,尽为解除故罪。令皆已下矣,朕将自抚天下。吏、黔首其具行事,毋以繇(徭)赋扰黔首,毋以细物苛劾县吏。”^{[2](P158)}然而胡亥并未将这一政策执行下去,刚即位便“行诛大臣及诸公子”“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、复作阿房宫”,导致“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。用法益刻深”^{[1](P337)},最终导致陈胜、吴广起义反秦。兔子山

遗址八号井出土的“张楚之岁觚”,证明苍梧郡益阳县响应陈胜反秦,这是首次从出土文献记载中看到地方响应陈胜起义的记录。

“张楚之岁”意味着陈胜使用楚国人旧有的大事纪年法,“张楚之岁”不是年号而是“张楚政权建立的第二年”。^[3]“复楚”“复楚制”是秦末战争时期南方地区的斗争主题之一。“张楚之岁觚”令我们对陈胜使用的制度有更多了解,“张楚之岁觚”还为陈胜国号的争议提供了新的材料。现在我们可以从解读“张楚之岁”出发,进而重新理解已有材料,进一步认识陈胜国号。

一、从大事纪年法看“张楚之岁”

春秋战国时期,楚国曾采用过三种纪年方法:一为王在位年次序数纪年法,如《史记·楚世家》或楚王禽章钟、尊铭文“唯王五十又六祀”;二为星岁纪年法,即屈原《离骚》中的“摄提贞于孟陬兮”;三为大事纪年法。^[4]王红星指出楚简大事纪年法是通过国家颁布,用前一年发生的大事作为此后一年的纪年,一年一事^[5],武家璧亦认可这一说法^{[6](P159)}。黄尚明

收稿日期:2021-11-05

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“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、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”(15ZDB032)

第一作者简介:尹弘兵(1967—),男,湖北天门人,研究员,博士,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。

通信作者:谢晓来(1994—),男,广东深圳人,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,E-mail:124823932@qq.com。

认为: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,而是始于西周,战国时楚国、齐国均使用过大事纪年法。^[7]商黼涛整理了先秦与大事纪年相关的古文字材料,认为大事纪年法最早可追溯至商代,战国时期楚、齐、赵、燕都有以大事纪年的古文字记载,并认为大事纪年法因繁琐而被序数纪年法取代。^[8]薛梦潇认为大事纪年法相较于序数纪年法,更具纪念碑性的“政治时间”意义,但随着秦始皇统一将纪年统束于秦王(皇帝)纪年,大事纪年法不再使用,秦汉以“帝国时间”替代“战国时间”,达到了“时间大一统”。^[9]吕传益、杨涤非总结道,大事纪年法应起源于商周时对重大事件的标记事件,长期使用后演变为专门的纪时法,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成为官方纪年法之一,西汉时期被年号纪年法取代。^[10]

大事纪年法在秦汉之际得到短暂复活,是纪年法大一统过程中的小插曲,但在“张楚之岁觚”出土前,我们对此一无所知。作为大事纪年法的绝响,要解析“张楚之岁”的内涵,自然需从大事纪年法的起源说起。

从商至西周甲金文中的大事纪年法来看,一开始大事的主角是王。商代有“唯王来征人方”“唯王来征孟方伯炎”^[11],西周有“唯王令南公伐反虎方之年”(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.2751-2752“中方鼎”,下文称《集成》)“唯王来格于成周年”(《集成》5.2730“厚趠方鼎”)。^{[12][13]}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以大臣为主角的大事纪年,如“唯公大保来伐反夷年”(《集成》5.2728“旅鼎”)“唯公大史见殷于宗周年”(《集成》10.5432“作册虺卣”)“唯明保殷成周年”(《集成》10.5400“作册卣卣”)。查飞能、邹芙都指出,此处的“殷”即是安抚当地殷贵族、百姓的手段。^[14]这些大事都是对王室、王朝有巨大影响的,这可能是这一时期大事纪年的标准。

春秋战国时期,齐国的大事纪年记录大多为金铭、陶文的形式,以“立事岁”为标记事件,出现在手工业制品上。比如“国差立事岁”(《集成》16.10361“国差蟠”)“莫易陈得再立事岁”(《集成》15.9703“陈

璋方壶”)“陈搏三立事岁”(《陶文图录》2.17.2“陈搏三立事岁右廔釜”)^{[16](P105)}。李学勤认为“立事岁”即督造者的莅事之年,“再”“参”是任职届数。^[16]李零认为“立事”主体是主管陶量或陶器制造的主官,“立事岁”是任职之年。^[17]尹锋超、卫松涛认为“立事”人可能是级别稍低的工官“工正”。^[18]孙刚指出“陈璋方壶”同时有“唯王五年”与“莫易陈得再立事岁”,前者才是真正的纪年,“立事岁”属于适用范围有限的特殊纪年方式。^[19]如此看来,这并非是官方统一的纪年,而是在手工业生产中为明确制造时间的铭刻。

赵国有“王立事”(《集成》18.11669“王立事铍”)与“王何立事”(《集成》17.11329“王何戈”)。赵国与齐国不同,所用的“立事”以赵王为主角,若以“莅临任职”为标记事件来理解则显突兀。李学勤、郑绍宗认为“王立事”为“王即位之年”^[20],张政烺转引许印林的观点,许印林认为“王何立事”是“赵王何临事”^[21],陶正刚认为是赵王何“莅事任职”^[22],魏建震则认为是以“赵王亲政”之事纪年。^[23]虽然赵国的“立事”与赵王有关联,但仍在手工业制造的范畴内,是否为官方统一的纪年方式可能需要更多材料来证明。

燕国青铜武器“郾王职矛”铭文出现了“郾王职残齐之岁”(《集成》17.11525“郾王职矛”),正如西周那样的大事纪年,即是以燕昭王伐齐之事为标记事件的纪年。表明燕国可能有以王室大事为标记的官方纪年法,这与楚国文书中的大事纪年比较相似。而“郾王喜剑”铭文“郾王喜立事”(《集成》18.11705“郾王喜剑”)则与赵国类似,以郾王喜“立事”为标记,属于手工业范畴。

楚国的大事纪年法应用广泛,在出土青铜器铭文、楚系简牍官文书和卜筮祭祷书、楚国通关文书《鄂君启节》中皆有出现。根据不同类别将用例分类如下^①:

军国大事类:献鼎之岁、都寿之岁、馮鼎岁、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、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、大司马悼憖逞楚邦之师徒以救郢之岁(简称:大司马悼憖救郢之岁)、大莫器禱为适黼之春、大莫器

① 参见陈伟等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(十四种)》,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;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《殷周金文集成》16.10373“郾客问量”、17.11358“养陵公戈”、17.11285“相公子矐戈”、17.11251“陈旺戟”;周晓陆、纪达凯《江苏连云港市出土襄城楚境尹戈读考》,《考古》1995年第1期;尤仁德《楚简鬲戈考释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6年第4期;凡国栋《古文字读本·金文读本》,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,第230页“鄂君启节”;唐友波《“大市”量浅议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(第22辑),中华书局2000年版,第129页;殷涤非《寿县楚器中的“大廣鎬”》,《文物》1980年第8期;李学勤《试说江陵天星观、秦家嘴楚简的纪年》,《简帛研究》(二〇〇四)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1~6页。

殤为战于长城之岁、……□至师于陈之岁、我王于林丘之岁、王复于蓝郢之岁、句郢公郑途穀索大城兹方之岁、……□□公城郢郢之岁、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(简称:王徙于郢郢之岁)、越涌君羸将其众以归楚之岁

外交大事类:郢客臧嘉问王于哉郢之岁、郢公昭者果跖秦之岁、郢客君公颂返楚之岁、秦客王子齐之岁、齐客陈豫贺王之岁、东周之客许綰致胙于葢郢之岁、东周之客许綰归胙于葢郢之岁(简称:许綰)、周客監匡返楚之岁(简称:甘(監)之匡岁)、宋客盛公鸛聘楚之岁(简称“鹹(盛)公鸛之岁”)、齐客张果问王于葢郢之岁、郢客困咄问王于葢郢之岁、……□菱荂受女于楚之岁、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、秦客公孙鞅问王于葢郢之岁、齐客申腰问王于葢郢之岁、左师虐聘于楚之岁、周客轭无王于宋东之岁、秦客虢戎返楚之岁。

未知分类:郢愷岁、陈旺之岁、……□周之岁。

楚国所用的大事纪年法在司法文书、卜筮祭祷简册、武器铭、鼎铭上皆有出现,这是楚国官方发布并统一使用大事纪年法的佐证。楚国所用标记事件之事可分为两大类,一类是军国大事,以王室之事,或以对楚国有重大影响的大事为标记事件;另一类是外交事件。大事全称过长,则会产生简称,如“东周之客许綰致胙于葢郢之岁”便可简称为“许綰”。那么未知分类里的“郢愷岁”“陈旺之岁”,以及军国大事类里的“献鼎之岁”“馮鼎岁”应当也是简称。“都寿之岁”比照以迁都大事为岁名纪年的“王自肥遗郢徙于郢郢之岁”,有可能是“王自陈郢徙于寿郢之岁”的简称。

从用例来看,青铜器铭文所使用的大事纪年大多会更简短,简牍则会更长。戈、戟上的纪年较短,可能是因青铜器形制、体积有限,因此会出现如“郢愷岁”“陈旺之岁”这样不明所指大事为何的情况,“都寿之岁”则是因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之事而广为人知。若体积较大,亦有大事全称的用例。比如“郢客铜量”上的“郢客臧嘉问王于哉郢之岁”,与《望山楚简》中的“齐客张果问王于葢郢之岁”格式完全相同。

楚国青铜器、简牍与燕国“郢王职剑”所使用的大事纪年法,应当是直接继承自商周的大事纪年法。燕国出土器物只见“郢王职残齐之岁”一例,用法与楚国“王复于蓝郢之岁”等一样,以王为主角的大事作标记事件。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以大臣为主角的大事作标记事件的用例,这种用法在楚国屡见不鲜。楚国对大事纪年法还作出了改进,以军国大事为标记事件可能会出现某一年无事可系的问题,因为并不是每年都有大事发生,楚国将外交大事也纳入到选取标记事件的范畴中,这一改进使大事纪年法应用更为广泛,在楚国一直延续使用到战国末年。

楚国采用的大事纪年法,以此前一年的大事为标记事件,一年一事,官方统一颁布,广泛用于官文书、手工业制造、卜筮祭祷书中,成为了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作为楚制的大事纪年法这一角度,就能够理解“张楚之岁”的意义。

“张楚之岁觚”是较小的木片,六面体且方正^①,可供镌刻的位置有限,因此岁名“张楚之岁”我们尚不能排除它是简称。结合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所载“号为张楚”,它也有很大可能是全称。陈伟已指出“张楚之岁”是一个岁号,用来称呼秦二世二年(公元前208年)。^[24]“张楚之岁”所取大事便是陈胜自立为王建国之事,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:

攻陈,……乃入据陈。数日,号令召三老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。三老、豪杰皆曰:“将军身被坚执锐,伐无道,诛暴秦,复立楚国社稷,功宜为王。”陈涉乃立为王,号为张楚。^{[1](P2354~2355)}

楚国在秦始皇二十五年(公元前222年)便已经灭亡,陈胜称王建国实际上是“复楚”,也就是三老、豪杰所说的“复立楚国社稷”。若将“张楚”理解为“复楚”似乎可通,但如此为何不直接将岁名定为“复楚之岁”?对“张楚”的解释一般沿用《史记索隐》引李奇曰“欲张大楚国,故称张楚也”^{[1](P2356)},但李奇并没有解释“张大楚国”的具体含义,“张大楚国”和“复立楚国”的差异在哪?这应当从陈胜的行为出发,其

① 作为木片的“觚”,是古人练字的用具,有些觚会记载一些当时的文书,比如玉门花海出土的一枚诏书八棱觚,所记载的是汉高帝临死时的遗诏。“张楚之岁觚”亦是这种情况,记录下了我们以往从未见过的一个“岁名”。据见到实物的专家所述,此觚“六面体方方正正的,一丝不苟,显示出秦制度谨严的一面”(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《二十年风云激荡,两千年沉寂后显真容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13年12月6日第6版)。此觚出土于兔子山遗址八号井的第六层。据八号井第六层的底部平面图,该层出土遗物为2片“残竹篴片”,1片陶片,可见“张楚之岁觚”较小,仅可称为“残竹篴片”(参见周西壁《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:古井中发现的益阳》,《大众考古》2014年第6期)。

中的关键便是陈胜对其所建国家的定位。陈胜自立为王后，令诸将徇各地，以统治各地，获得资源与兵源，可看出陈胜认为自己应当拥有的地域范围：

当此时，诸郡县苦秦吏者，皆刑其长吏，杀之以应陈涉。乃以吴叔为假王，监诸将以西击荥阳。令陈人武臣、张耳、陈余徇赵地，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。……

葛婴至东城，立襄彊为楚王。婴后闻陈王已立，因杀襄彊，还报。至陈，陈王诛杀葛婴。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。武臣到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、召骚为左右丞相。陈王怒，捕系武臣等家室，欲诛之。柱国曰：“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，此生一秦也。不如因而立之。”陈王乃遣使者贺赵，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，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，趣赵兵，亟入关。……

周文，陈之贤人也，尝为项燕军视日，事春申君，自言习兵，陈王与之将军印，西击秦。行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卒数十万，至戏，军焉。秦令少府章邯免鄢山徒、人奴产子生，悉发以击楚大军，尽败之。周文败，走出关，止次曹阳二三月。章邯追败之，复走次浞池十余日。章邯击，大破之。周文自刭，军遂不战。

当此之时，诸将之徇地者，不可胜数。周市北徇地至狄，狄人田儋杀狄令，自立为齐王，以齐反击周市。……

陈王初立时，陵人秦嘉、铨人董缙、符离人朱鸡石、取虑人郑布、徐人丁疾等皆特起，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。陈王闻，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，监郯下军。^{[1](P2356~2360)}

陈胜及所遣诸将所徇之地，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所载的便有：陈胜攻韩地三川郡荥阳县、武臣徇赵地、邓宗徇楚地九江郡、周市徇魏地、周文击秦并收兵至关、周市徇齐地狄县、武平君畔前往楚地东海郡郯县监军，加上益阳兔子山出土的“张楚之岁觚”可知陈胜可能遣人徇楚地苍梧郡。

武臣自立为赵王后，陈胜不得已顺水推舟立其为赵王，张耳、陈余为其谋：“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。”而后武臣“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”^{[1](P2358)}，说明陈胜要求武臣所徇之地应有代、燕，武臣也认为燕地是属于他的。周文收兵至关，这里的“关”应是函谷关，此为秦地。周文驻军的“戏”地在函谷关西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有“使当阳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戏西”^{[1](P393)}，路径

与周文相同。周文“走出关”，“次曹阳”，曹阳在三川郡最西处、函谷关东，说明陈胜是令周文攻秦，入关中并收兵，惜败。

另外，从陈胜所封的封君封号也可看出陈胜对自己的定位。战国晚期封君有两种，一种以美名而封，如秦国的武安君白起、武信君张仪等；另一种是以属地封君，如秦国商君、魏国安陵君、楚国鲁阳君等。陈胜所封之封君，有“房君”蔡赐、“成都君”张敖、“甯陵君”魏咎、“武平君”畔。房君应是以房县为封，在汉中郡；成都君以成都为封，在蜀郡；甯陵君以甯陵为封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有宁陵县^{[25](P1558)}，在陈留郡襄邑之东，秦属碭郡，战国为魏地，很可能是以此地封魏咎；武平君不知是美名还是地名，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陈国下有武平县^{[26](P3429)}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无载，不排除是以地名而封。以战国封君制来说，都是以本国属地而封，陈胜却以秦地蜀郡成都封张敖、以魏地碭郡甯陵封魏咎，说明陈胜以秦蜀地、魏地皆囊中之物，有统一天下之意。

陈胜令诸将徇地收兵，或以地封王、封君，所涉范围之广，已经远远超过楚国故地，除楚地外还包含了秦、韩、魏、赵、燕、齐故地，七国之地皆有涉及。这表明陈胜的定位并不仅仅是复楚，而是要将楚的疆域扩展到整个华夏，要统一全国，故称“张楚”而非“复楚”。

“张楚”亦是以陈胜自己取代故楚王室，陈胜信奉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^{[1](P2354)}，楚国亦不仅仅是熊氏之国。陈胜不愿立故楚王室为楚王，而是自立为王。张耳陈余劝陈胜立六国后，陈胜不听。^{[1](P3105)}随后葛婴在东城立襄彊为楚王，闻陈胜已自立为王便杀襄彊，陈胜因此事将葛婴处决。正因陈胜要统一全国而非固守楚地，他起初不愿再立六国后人为王。陈胜最初也不愿裂土封王，武臣自立时，“陈王怒，捕系武臣等家室，欲诛之”^{[1](P2358)}。后来不得已封武臣为赵王后，想立非六国后的周市为魏王，但因周市拒绝而无奈转封甯陵君魏咎。^{[1](P2359)}反秦形势所迫及章邯的反击才使陈胜不得不封武臣为赵王、韩广为燕王、魏咎为魏王。解读陈胜“张楚”，不能以后来形势所迫去理解，应当从起事之初“号为张楚”时的想法和行为出发。

“张楚之岁”即是陈胜意图以“楚”统一天下而“张大楚国”的宣传之号，这一意图是以陈胜本人为主导，排斥旧有七国贵族势力的统一。作为一件大事，“张楚”成为陈胜在秦二世二年（公元前208年）之初所发布的“岁号”，秦二世二年在陈胜一方即“张

楚之岁”。

二、“张楚之岁”与马王堆《五星占》中的“张楚”

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五星占》里的“土星占”中出现有“张楚”:在秦第三十八年,也就是秦二世元年(公元前 209 年),有“·张楚”标记。田余庆认为这应是以“张楚”纪年,既是国号又是年号。^{[27](P135)}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对“张楚之岁”有了初步的认识,从“张楚之岁”出发再重新解读马王堆帛书的“张楚”,应当更能贴近《土星占》记载的真实涵义。

首先将《土星占》的原貌根据整理者的排印,列表如下。

表 1 马王堆帛书《土星占》

相	纪年		
与营室晨出东方	元·秦始皇	一	二
与营室晨出东方	二	二	三
与东壁晨出东方	三	三	四
与畦晨〔出〕东方	四	四	五
与娄晨出东方	五	五	六
与胃晨出东方	六	六	七
与茅晨出东方	七	七	八
与毕晨出东方	八	八·张楚	·元
与觜角晨出东方	九	九	二
与伐晨出东方	十	卅	三
与东井晨出东方	一	·汉元	
〔与东〕井出东方	二	二	
与鬼晨出东方	三	三	
与柳晨出东方	四	四	
与七星晨出东方	五	五	
与张晨出东方	六	六	
与翼晨出东方	七	七	
与轸晨出东方	八	八	
与角晨出东方	九	九	
与亢晨出东方	廿	十	
与氏晨出东方	一	一	
与房晨出东方	二	二	
〔与心〕晨出东方	三	·孝惠元	
〔与〕尾晨出东方	四	二	
与箕晨出东方	五	三	
与斗晨出东方	六	四	
与牵牛晨出东方	七	五	
与婺女晨出东方	八	六	
与虚晨出东方	九	七	
与危晨出东方	卅	·高皇后元	

秦始皇帝元年正月,填星在营室,日行八分,卅日而行一度。终□行□〔晨出三百四十三〕日,伏卅二日,凡见三百七十七日而复出东方。卅岁一周于天,廿岁与岁星合为大阴之纪。^{[28](P37~38)}

《土星占》中纪年的体例,起始以“元”,不计十位,但每至十年则标明“十”“廿”(二十)、“卅”(三

十)、“卅”(四十)。秦的纪年起始于秦王政元年,结束于秦二世三年,直接从“元”至“卅”以年数纪年,秦有四十年,在“元”旁标记“·秦始皇”,不以“秦始皇”“秦二世”纪年。而入汉以后,则以在位序数纪年法将各个统治者的纪年标明。各个纪年记以“·汉元”“·孝惠元”“·高皇后元”“·元”,因纪年止于文帝前元三年,故将文帝元年记为“·元”。

如果按秦王政元年标记“元·秦始皇”,秦三十八年应当标记“·秦二世”,但这里标记的是“·张楚”,这可能是汉初有“尊楚”或“贬秦二世”的问题。但这里的“张楚”并不是纪年,纪年仍为秦三十八年。这里的“·张楚”并没有变更纪年序数,若是纪年应当为“·张楚元”,以下应为“二”“三”,不会仍是秦纪元之内的“八·张楚”。“·张楚”应当与“·秦始皇”一样是一个标记。辛德勇结合马王堆帛书中的《太阴刑德岁徙表》中的“张楚”标记,已注意到《土星占》的“·张楚”只是一种附记。^{[29](P275~279)}

结合我们对“张楚之岁”的认识,“张楚之岁”是秦二世二年(公元前 208 年),即《土星占》中的秦三十九年。“张楚”是大事,发生于秦二世元年(公元前 209 年),正是标记“·张楚”的秦三十八年。因此《土星占》中的“·张楚”是对“张楚”、陈胜反秦建国这件大事所作的标记,它并非是纪年。

以往学者未能见到 2013 年出土的“张楚之岁觚”,由于资料匮乏,便将《土星占》中的“·张楚”理解为国号、纪年。然而《土星占》的作者并没有使用“张楚”为序数纪年之号,也未将陈胜死后的纪年改用“楚”“怀王(义帝)熊心”纪年,仍然将“秦”纪年延续到第四十年,至汉王受封才改为“·汉元”。这表明“·张楚”与国号、纪年法皆无涉,仅仅只是对“张楚”大事(陈胜建国)的标记而已。有了“张楚之岁觚”的帮助,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认识到《土星占》“·张楚”的真实含义。

三、陈胜所建国号为“楚”

对于陈胜所建国号的问题,由于秦汉之际资料匮乏,过去学者尚未形成统一意见。刘乃和^[30]、田余庆^[26]、马道魁^[31]、张政烺^[32]、肖应召^[33]等人认为陈胜的国号为“张楚”,张政烺还认为“张楚”既是国号,也用于纪年。郑慧生认为“张楚”并非国号也非年号。^[34] 张舜徽^{[35](P233)}、张耕^[36]、鲍善淳^[37]、李雷^[38]、芮忠汉^[39]等人认为陈胜的国号为“楚”。王宗征则认为陈胜没有建国号。^[40] 基于上文得出的认识,我们可以重新讨论陈胜的国号,更进一步解答这

一问题。

认为“张楚”是国号的,所依据的材料有五条,即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的“七月,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,为‘张楚’”^{[1](P337)};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的“陈涉乃立为王,号为张楚”^{[1](P2355)},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的“秦二世元年秋,陈胜等起蕲,至陈而王,号为‘张楚’”^{[1](P441)};《史记·天官书》的“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,并中国,外攘四夷,死人如乱麻,因以张楚并起,三十年之闲兵相验藉,不可胜数”^{[1](P1600)};以及马王堆《土星占》中的“·张楚”。

首先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“为‘张楚’”的记载紧接着下一句便是“胜自立为楚王,居陈,遣诸将徇地”^{[1](P337)},既然司马迁在此处已记载陈胜自立为“楚王”,又如何能够以此记载证明立国号为“张楚”之说呢?肖应召将此解释为秦廷不明所以,将在楚地称王的楚人陈胜自然地当成是“楚王”。^{[33](P99)}可无论是文书行政较为发达的秦廷,还是掌握汉朝官方记录的司马迁、班固,不太可能都搞不清楚陈胜的王号、国号,皆“错称”其为“楚王”。何况刘邦为“楚隐王陈涉”安排十家守冢^{[1](P487)},作为同时期楚人的刘邦总不能也搞错王号。这样解释仅是为了在“张楚”说的前提下弥合同一材料中的矛盾而已,如此解释只是将该则材料否定,试图仅以“号为张楚”、《土星占》“·张楚”来达到逻辑闭合。

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有“号为张楚”,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亦如此记载,持“张楚”说的学者以这两条作为核心证据。但正如张耕、李雷所指出,关键在于对“号”和“张”字的理解上。这里的“号”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国号,而“号为张楚”仅此两例。前文已述此“号”实际上是宣传之号,“张楚”所指便是陈胜建国这件大事。这在《史记·张耳陈余列传》中便有对应的记载:“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,王楚之地,……今已张大楚,王陈,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”^{[1](P3106)}这里的“今已张大楚”便是指陈胜已建国并击秦。前文亦已论证“张楚”即是将“楚”扩大并超越故楚国的范畴,即一统天下,并不是简单对应“复楚”,如此便不当将“号为张楚”理解为建国号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提到“因以张楚并起”,实指秦始皇灭六国杀戮较重,所以陈胜等“张大楚国”并起反秦。这里的“张楚”仍是指陈胜建国之事。结合司马迁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所说的“陈胜虽已死,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,由涉首事也”^{[1](P2364)},便可知“张楚”之事即是秦末“诸侯并起”之滥觞,故称“因以张楚并起”。《土星占》的“·张楚”前文已有解释,是对

陈胜建国大事的标记,并非国号,更非年号。结合“张楚之岁”铭文,亦可证明“张楚”作为事件指陈胜建国,又为陈胜的宣传呼号,不是国号,陈胜建国之后时人张耳、陈余便称“已张大楚”。

认为陈胜未建国号的,所基于的材料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称其为“陈王”,但这种解释直接忽略了司马迁也将项羽称作“项王”,而项羽“自立为西楚霸王”^{[1](P399)},同时也有记载项羽为“楚王”的史料,《汉书·天文志》载“(汉)三年秋……是时,项羽为楚王”^{[25](P1302)}。项羽王号是“西楚霸王”还是“楚王”,不在此赘论,但其王号决不可能是“项王”,也不会没有国号。因此,称陈胜为“陈王”仅仅只是与其他“楚王”作区分,一如“项王”。

证明陈胜建国号为“楚”的材料非常多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皆有记载。对陈胜起事时的记载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“胜自立为楚王”^{[1](P337)};《汉书·高帝纪》载“陈胜起蕲,至陈,自立为楚王”,且刘邦亦响应陈胜;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:“戍卒陈胜兴于大泽,攘臂袒右,称为大楚,而天下向应”^{[41](P163)};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载陈胜、吴广造势称“大楚兴,陈胜王”,又“乃诈称公子扶苏、项燕,从民欲也。袒右,称大楚”。在陈胜建国之时,陈地父老豪杰认为是“复立楚国社稷”;^{[1](P2352~2354)}《史记·张耳陈余列传》记载了父老豪杰劝说陈胜的详细内容:“且夫监临天下诸将,不为王不可,愿将军立为楚王也”,张耳、陈余意图立六国后人,劝陈胜“愿将军毋王,急引兵而西,遣人立六国后”,但“陈胜不听,遂立为王”。^{[1](P3105)}这里虽然没说陈胜国号,但前文陈地父老豪杰劝其自立为“楚王”,司马迁此处对国号没有特别注明,应当还是自立为“楚王”。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秦二世元年七月“楚”一栏写道:“楚隐王陈涉起兵入秦”^{[1](P919)},可见司马迁对陈胜国号的记载很明确,就是“楚”。

陈胜遣诸将徇地时的记载,亦可侧证陈胜国号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载葛婴至东城私立襄彊为楚王,此时陈胜还未建国称王,但“婴后闻陈王已立,因杀襄彊,还报”^{[1](P2356)}。陈胜不能容忍葛婴私立楚王室之后,便杀葛婴。若陈胜不是楚王,葛婴何以“闻涉王即杀彊”?陈胜遣周文击秦,西入函谷关至于戏县,“秦令少府章邯罢酈山徒、人奴产子生,悉发以击楚大军,尽败之”^{[1](P2357)},《陈涉世家》将周文大军称为“楚大军”,陈胜之国应是楚国。另外,陈胜遣武臣徇赵,武臣自立为赵王,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与《史记·张耳

陈余列传》皆载：“王王赵，非楚意也。……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。若楚不胜秦，必重赵。”^{[1](P2358、P3108~3109)}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还记载：“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：‘楚已立王，赵又已立王。燕虽小，亦万乘之国也，愿将军立为燕王。’……燕人曰：‘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力不能禁我。且以楚之疆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，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！’”^{[1](P2359)}这几处的“楚”即指陈胜政权。记载可证武臣、张耳、陈余、韩广以及燕人皆知陈胜建国为“楚”。面对秦军压力，田臧认为假王吴广骄，诛吴广，“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，使为上将”^{[1](P2359)}。陈胜给田臧的官职是“楚令尹”，亦可证陈胜之国为楚国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章邯攻陈，陈胜败走，广陵人召平原为陈胜徇广陵，见秦兵将至，“乃渡江矫陈王命，拜梁为楚王上柱国”^{[1](P378)}。陈胜并没有立他人为楚王，召平矫诏中的“楚王”即是陈胜。正因项梁曾为楚王陈胜的“上柱国”，在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时项梁称：“陈王先首事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，逆无道”，并以此为借口击杀秦嘉，在“闻陈王定死”的情况下才“召诸别将会薛计事”，并听从范增之说，立熊心为楚怀王。^{[1](P380~381)}

陈胜死时的记载中，也提到陈胜的国号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载秦(二世)二年“十二月，楚王陈涉为其御庄贾所杀”^{[25](P12)}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载“其御庄贾杀以降秦。陈胜葬砀，谥曰隐王”^{[1](P2361)}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刘邦称陈胜为“楚隐王陈涉”^{[1](P487)}，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亦称作“楚隐王陈涉”^{[1](P919)}，虽未言明其谥号是楚义帝熊心还是汉高帝刘邦所上，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在正统性上都没有问题。陈胜死后，其故涓人吕臣“为仓头军，起新阳，攻陈下之，杀庄贾，复以陈为楚”^{[1](P2362)}，亦可知陈胜都陈即是“以陈为楚”，国号为“楚”。

在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，大量出现“楚”，而“张楚”仅见一次。“张楚之岁”铭文又将“张楚”的性质确定为陈胜建国这一大事，“号为张楚”不应当定位为国号，而是宣传之号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皆有称陈胜为“楚王”、谥号“楚隐王”，时人武臣、张耳、陈余、召平皆将陈胜之国称为“楚”，项梁还曾为楚王陈胜的上柱国。因此陈胜的国号就是“楚”，并非“张楚”。以往将陈胜政权称作“张楚政权”并不合适，应称为“陈胜楚国”，与战国之楚、项羽之楚、韩信之楚相区分。

四、余论

从大事纪年法的角度出发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“张楚”的内涵，并进一步确认陈胜所建国号为“楚”。陈胜“张楚”不仅仅是“复楚”那么简单，他还要统一并主命天下，要摆脱六国旧势力的影响，以证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，但客观条件使其不得不借助分封诸侯(如立武臣)、利用六国旧贵族势力(如立魏咎)以反秦。此后的项羽亦自我定位“为天下宰”，刘邦选择秦楚融合而一统天下。由此而观，秦的统一确实扩大了六国民众的世界观，将大一统的思想传播开来。

陈胜起事后，群雄竞逐仍不忘以“为天下宰”、一统天下为目标，皆因秦制的推行使六国故民看到以天下并为一国的可能，不再满足于复国割据一方。即便是齐国，经历了秦统治之后，齐王田儋在闻陈胜死而秦嘉立景驹为楚王时，竟称“楚安得不请而立王”，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载此事为“让景驹以擅自王不请我”^{[1](P922)}，公孙庆反驳道：“齐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齐而立王！且楚首事，当令于天下。”田儋因此杀公孙庆。^{[1](P2362~2363)}从这一事例便可知，楚、齐皆有“令于天下”之心。就连陈胜所封的赵王武臣与张耳、陈余亦有得天下之心。张耳、陈余说武臣曰：“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。若楚不胜秦，必重赵。赵乘秦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”^{[1](P2362~2363)}秦末六国反秦起事，明为复辟，内里大多有“得志于天下”之心，此皆因秦的统一树立榜样。

在古代社会，历法、纪年的颁布是表政权正统性的政治行为，陈胜作为“楚王”，发布“张楚之岁”的大事岁号，令下属遵从使用，亦是确立陈胜楚国之政治正统性的做法。陈胜不立熊氏为楚王，选择自为楚王，具备开创性，但他需要面对正统性的问题。陈胜在此时恢复了“楚制”，恢复了上柱国、令尹、上将军，又恢复了战国楚国通行的大事纪年法并发布“张楚之岁”，一方面是为“复楚”乃至“张楚”，一方面是为了与秦制抗衡，同时还有弥补非故楚王室出身的意味在其中。但由于资料匮乏，且陈胜楚国存在的时间太短，我们目前无法得知更多陈胜楚国的具体情况。

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，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简牍的时代“从战国楚经秦、张楚、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”，内容基本是益阳县的文书档案^[23]，明确提到有“张楚”也就是“陈胜楚国”时期的益阳县档

案。待《兔子山简牍》正式完整公布,我们对陈胜楚国的认识当能更为深入。虽然陈胜楚国时间短暂,但其影响巨大,“陈胜虽已死,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,由涉首事也”^[1](P2364)],对陈胜楚国的研究应予以相当的重视,才能更好地理解秦汉之际的历史演进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司马迁.史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.
[2]张兴国.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报告[A].湖南考古辑刊(第12集)[M].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16.
[3]何宇翔.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的秘密[N].中国文化报,2014-05-06(8).
[4]刘彬徽.楚国纪年法简论[J].江汉考古,1988(2).
[5]王红星.包山简牍所反映的楚国历法问题——兼论楚历沿革[A].包山楚墓(上)[M].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1.
[6]武家璧.观象授时——楚国的天文历法[M].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1.
[7]黄尚明.大事纪年法并非始于楚人[J].江汉考古,2015(6).
[8]商艳涛.略论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大事纪年[J].中国历史文物,2008(1).
[9]薛梦潇.早期中国的纪时法与时间大一统[J].社会科学战线,2018(2).
[10]吕传益,杨涤非.简牍材料中的早期天文学探索[N].中国社会科学报,2021-03-30(6).
[11]胡厚宣.甲骨文合集释文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9.
[12]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.殷周金文集成(全18册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[13]张亚初.殷周金文集成引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1.
[14]查飞能,邹芙都.西周早期金文所见殷成周史事新探[J].中州学刊,2018(9).
[15]王恩田.陶文图录[M].济南:齐鲁书社,2006.
[16]李学勤.战国题铭概述(上)[J].文物,1959(7).
[17]李零.齐、燕、邾、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——新编全本《季木藏陶》介绍[J].管子学刊,1990(1).
[18]尹锋超,卫松涛.齐国“立事”陶文的新发现与认识[J].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.2018(3).

[19]孙刚.东周齐系题铭研究[D].吉林大学,2012.
[20]李学勤,郑绍宗.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铭青铜器[A].古文字研究(第7辑)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2.
[21]张政烺.“平陵立事岁”陶考证[A].史学论丛(第2册)[C].北京:国立北京大学潜社,1935.
[22]陶正刚.山西临县窑头古城出土铜戈铭文考释[J].文物,1994(4).
[23]魏建震.“王何立事”戈铭文及相关问题[J].中原文物,2005(6).
[24]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.二十年风云激荡,两千年沉寂后显真容[N].中国文物报,2013-12-06(6).
[25]班固.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[26]范晔.后汉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[27]田余庆.说张楚——关于“亡秦必楚”问题的探讨[J].历史研究,1989(2).
[28]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.《五星占》附表释文[J].文物,1974(11).
[29]辛德勇.马王堆帛书“张楚”注记与《史记·秦楚之际月表》之尊汉、尊楚问题[A].出土文献(第六辑)[M].上海:中西书局,2015.
[30]刘乃和.帛书所记“张楚”国号与西汉法家政治[J].文物,1975(5).
[31]马道魁.陈胜里籍与“张楚”国号辨正[J].宿州师专学报,1999(1).
[32]张政烺.关于“张楚”问题的一封信[J].文史哲,1979(6).
[33]肖应召.从陈胜称王与以扶苏、项燕相倡率的关系看秦汉之际封建与大一统之争[A].秦文化论丛(第14辑)[C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7.
[34]郑慧生.“张楚”正义[J].文史知识,1999(12).
[35]张舜徽.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2.
[36]张耕.陈胜用的“王号”和“国号”是“张楚”吗? [J].天津师范大学学报,1982(5).
[37]鲍善淳.“张楚”非国号辨[J].文史哲,1979(5).
[38]李雷.“张楚”不是国号[J].社会科学战线,1987(1).
[39]芮忠汉.“张楚”不是一个称谓[J].复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92(1).
[40]王宗征.“张楚”不是国号而是口号[N].天津日报,1988-08-06.
[41]刘安.淮南子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.

责任编辑 刘春丽 E-mail:157476703@qq.com